

王崇五進出山東

戴先生的政治藝術

抗戰勝利後，戴先生隨同行政院長宋子文飛往北平，路過青島，預定停留十幾分鐘。青島淪陷了八年，好不容易光復，行政院長這樣重要的政府首長蒞臨，的確是件大事。所以，青島市所有的黨政軍要人們聽到這個消息，都到飛機場歡迎。大多數迎接的人都不認識宋院長，都預備了一張名片。宋院長下飛機後，他們挨次遞以名片，宋院長連看都不看，就塞進大衣口袋，祇是同大家點點頭，然後同市長李先良少數幾個人說話。冬天的北方天氣，相當寒冷，那時正好颳着西北風，寒風刺骨。從南方來的人，會特別感覺到不舒服。戴先生戴着一頂呢禮帽，帽簷低的幾乎蓋住眉毛，兩隻手插進大衣口袋。他一方面下飛機，一方面張望歡迎的人羣，好像在搜索甚麼似的。他的目光真銳利，就那麼輕輕一瞄，已經發現王崇五也擠在人羣當中，一下飛機，立刻把他拉到一邊，談起話來，一直談到飛機起飛。

在當時，戴先生的聲望之高，不在宋院長之下。一般人心目中，戴先生對抗戰，對國家貢獻非常大，是最了不起，最偉大的鐵血精忠壯士。王崇五居然得到他的青睞，單獨同他談話，一談那麼久。幾十雙眼睛盯着他們，對王崇五投以羨慕的眼光。等到飛機起飛後，許多人像一窩蜂，把王崇五團團圍住。問長問

短，想探聽些特別的消息。他們覺得王崇五真了不起，能够同戴先生攀上交情，得到他的青睞。一轉瞬，王崇五的身價豈祇抬高了十倍？人們對他都刮目相看了。

這一件故事，崇五兄稱之爲戴先生的「政治藝術」。還有一件事情，戴先生處置得非常漂亮，也是屬於政治藝術方面的。一次戴先生到青島，到市長李先良公館去拜訪，送給李市長太太一件衣料。李市長夫婦認爲這是殊榮，事後一再表示，戴先生真够朋友，人情味很重，欽佩得不得了，也感激得不得了。以後，關於肅奸工作，李先良幫忙很大，特別賣力。

的確，戴先生是一位懂得政治藝術的人。記得民國二十九年我在重慶的時候，曾經聽過戴先生談論英國人。他說英國人並沒有甚麼了不起，可是他們能够統治全世界的殖民地，所謂英國無落日，而殖民地的人們和其他國家的人都覺得他們英國人都是紳士，都了不起。究竟他們有甚麼法寶？說穿了非常簡單。他們的祕密沒有別的，祇要有一個非英國人在場，他們英國人就會彼此互吹互捧，吹捧得他們英國人個個都能幹，都是聖人，都是大政治家，理應統制別人。我們中國人剛好相反，唯恐別人比自己強，唯恐顯露不出自己的能耐，盡量說別人的壞話，誹謗別人。人人如此，結果，中國人都成了不是東西，難怪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。拿上這一個故事教育同志，真是語重心長。英國人老奸巨滑，懂得政治藝術，用來統治他們的殖民地。（二次大戰後，全世界起了變化，英國的殖民地差不多都獨立了。）中國人不懂這一套，祇知道自己拆自己的台。戴先生最痛恨我們同胞的這種惡習，愚蠢的作風。

戴先生在別人面前，最喜歡誇獎他的幹部，因此，別人對我們同志越發看得起。王崇五說他做濟南市長時，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很看重他，甚麼原因？據王耀武告訴他，有一次，戴先生同王談話，說王崇五的道德很好。大概這就是王耀武敬重他的原因吧？

王崇五參加軍統局的工作，是在抗戰開始時，由梁幹喬介紹。他們都是留俄同學，彼此了解很深。王崇五留罷俄國，又留日本四年，是個雙料留學生，戴先生很看重他，一來就給他每月兩百元的最高待遇。（當時上校薪才一百八十元）剛好臨澧訓練班在鄭州以招收訓練游擊幹部爲名，收容北方熱血青年，王崇五介紹了許多山東青年參加受訓，其中不少奇才異能的人才。

不守繩墨 仁愛為心

王崇五自稱他是一個不守繩墨，不受拘束的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值得他佩服的人，並不很多。像他這種人，的確不容易駕馭。可是自從參加軍統局工作以後，一心一意，死心塌地爲戴先生工作，幾度到敵後工作，毫不退縮，因爲他由衷敬佩戴先生，他覺得戴先生豁達大度，知人善任，大有漢高祖的遺風。戴先生受中國文化薰陶很深，深切了解「仁愛」兩字的精神。在同志中，即使有少數變節的，戴先生對他們的眷屬還是照顧的很週到。這種寬宏大量的作風，並不是鼓勵人做壞事，而是一種大智慧大學問，仁愛發揮到極致的結果。人是有感情的，當變節的人知道戴先生對他的家眷這樣好，他會感覺到慚愧，由慚愧而覺

悟，而圖報，建立功勞以贖罪愆。共產黨就不是這個樣子。民國二十年前後，顧順章被政府逮捕，歸順了政府。共產黨發恨，把他全家都暗殺了，逼得顧順章不能不真心效忠國民黨了。

臨澧訓練班成立，王崇五担任政治教官，隨後派回青島建立工作。二十八年十一月，到青島視察工作的傅勝藍，因為對抗戰勝利失去了信心，暗地裏和汪精衛偽政府發生關係，偽政府以偽杭州市長爲餌，使他出賣了青島的組織，王崇五的家人被敵僞抓去，備受酷刑，他個人機警，幸而逃出魔掌，保存性命。二十九年夏天，崇五兄安全返回重慶，正好我在軍統局担任督察室主任，把這個消息報告戴先生，立刻寫了一封親筆慰問信，派我做代表去慰問他，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。

貴州的息烽、修文兩縣，對軍統局來說，非常重要。軍統局的息烽訓練班，和許多其他的機構都在這兩縣。爲了安全，息烽和修文兩縣的縣長由戴先生推薦。王崇五由陝區歸來後，出任修文縣縣長。三十二年，戴先生又派他爲山東站站長，要他再回山東，建立工作。他路過西安的時候，我正任陝西緝私處長。他至今還記得很清楚，我請他吃了一頓羊肉泡饃，既爲他洗塵，又算爲他餞行。羊肉泡饃是西安最便宜、最省錢的食品，以此招待自己的同志，可說秀才人情。他並不怪我寒酸，覺得比吃山珍海味還有意思。

山東站的副站長是黃對禪，他們一行先到安徽阜陽，再向山東推進。日本投降後，王崇五以山東省政府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威海衛市長，在膠東推進工作，但威海衛被共產黨佔據，他這位市長祇好暫留青島，那次戴先生隨同宋院長到青島，才會晤一面。

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先生由青島飛南京，不幸飛機失事，墜毀南京雨花台以南的岱山。飛機起飛前，有信給梁若節、王志超、王崇五三位同志，詳細指示青島和山東的工作。王崇五說：「當戴先生的坐機起飛時，只有他和梁若節、王志超三人送行，機尾漆有SSS字。戴先生同他們一一握手，清脆的『再見』聲音，時逾三十餘年，至今仍然時縈夢寐。」

